

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（三稱）

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一

聖行品第十九之一

爾時，佛告迦葉菩薩：「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應當於是大般涅槃經，專心思惟五種之行。何等為五？一者聖行、二者梵行、三者天行、四者嬰兒行、五者病行。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常當修習是五種行，復有一行是如來行，所謂大乘大涅槃經。迦葉！云何菩薩摩訶薩所修聖行？菩薩摩訶薩若從聲聞、若從如來得聞如是大涅槃經，聞已生信，信已應作如是思惟：『諸佛世尊有無上道，有大正法，大眾正行，復有方等大乘經典。我今當為愛樂貪求大乘經故，捨離所愛妻子、眷屬、所居舍宅、金銀珍寶、微妙瓔珞、香華伎樂、奴僕給使、男女大小、象馬車乘、牛羊鷄犬、豬豕之屬。』復作是念：『居家逼迫，猶如牢獄，一切煩惱由之而生。出家閑曠，猶如虛空，一切善法因之增長。若在家居，不得盡壽淨修梵行，我今應當剃除鬚髮，出家學道。』復作是念，我今定當出家修學無上正真菩提之道。菩薩如是欲出家時，天魔波旬生大苦惱，言是菩薩復當與我興大戰爭。善男子！如是菩薩云何當復與人戰爭？是時菩薩即至僧坊，若見如來及佛弟子，威儀具足諸根寂靜，其心柔和，清淨寂滅，即至其所而求出家，剃除鬚髮，服三法衣。既出家已，奉持禁戒，威儀不缺，進止安庠，無所觸犯。乃至小罪，心生怖畏，護戒之心，猶如金剛。

善男子！譬如有人帶持浮囊，欲渡大海。爾時海中有一羅剎，即從此人乞索浮囊。其人聞已即作是念：『我今若與必定沒死。』答言：『羅剎！汝寧殺我，浮囊叵得。』羅剎復言：『汝若不能全與我者，見惠其半。』是人猶故不肯與之。羅剎復言：『汝若不能惠我半者，幸願與我三分之一。』是不肯。羅剎復言：『若不能者，施我手許。』是不肯。羅剎復言：『汝今若復不能與我如手許者，我今飢窮，眾苦所逼，願當濟我如微塵許。』是人復言：『汝今所索，誠復不多，然我今日方當渡海，不知前途近遠如何，若與汝者，氣當漸出，大海之難，何由得過？脫能中路，沒水而死。』善男子！菩薩護持禁戒亦復如是，如彼渡人護惜浮囊。

菩薩如是守護戒時，常有煩惱諸惡羅剎，語菩薩言：『汝當信我，終不相欺，但破四禁，護持餘戒，以是因緣，令汝安隱，得入涅槃。』菩薩爾時應作是言：『我今寧持如是禁戒墮阿鼻獄，終不毀犯而生天上。』煩惱羅剎復作是言：『汝若不能破四禁者，可破僧殘，以是因緣，令汝安隱得入涅槃。』菩薩亦應不隨其語。羅剎復言：『汝若不能犯僧殘者，亦可故犯偷蘭遮罪，以是因緣令汝安隱得入涅槃。』菩薩爾時亦復不隨。羅剎復言：『汝若不能犯偷蘭遮，可犯捨墮，以是因緣可得安隱入於涅槃。』菩薩爾時亦復不隨。羅剎復言：『汝若不能犯捨墮者，可破波夜提，以是因緣令汝安隱

得入涅槃。』菩薩爾時亦復不隨。羅剎復言：『汝若不能犯波夜提者，幸可毀破突吉羅戒，以是因緣可得安隱入於涅槃。』菩薩爾時心自念言：『我今若犯突吉羅罪，不發露者，則不能渡生死彼岸而得涅槃。』菩薩摩訶薩於是微小諸戒律中，護持堅固心如金剛。菩薩摩訶薩持四重禁及突吉羅，敬重堅固，等無差別。菩薩若能如是堅持，則為具足五支諸戒，所謂具足菩薩根本業清淨戒、前後眷屬餘清淨戒、非諸惡覺覺清淨戒、護持正念念清淨戒、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戒。

迦葉！是菩薩摩訶薩復有二種戒：一者受世教戒、二者得正法戒。菩薩若得正法戒者終不為惡，受世戒者，白四羯磨然後乃得。復次善男子！有二種戒：一者性重戒、二者息世譏嫌戒。性重戒者，謂四禁也。息世譏嫌戒者，不作販賣、輕稱小斗、欺誑於人、因他形勢取人財物、害心繫縛、破壞成功、燃明而臥、田宅種植、家業坐肆，不畜象馬車乘、牛羊駝驢、鷄犬彌猴、孔雀鸚鵡、共命及拘枳羅、豺狼虎豹、貓狸豬豕及餘惡獸、童男童女、大男大女、奴婢僮僕、金銀、琉璃、頗梨、真珠、砮磈、碼碯、珊瑚、璧玉、珂貝諸寶、赤銅白鑱、鍤石盂器、毳毼毼毼、拘執毼衣、一切穀米、大小麥豆、黍粟稻麻、生熟食具，常受一食未曾再食，若行乞食及僧中食，常知止足不受別請，不食肉不飲酒，五辛葷物悉不食之，是故其身無有臭穢，常為諸天一切世人恭敬供養、

尊重讚歎，趣足而食終不長受。所受衣服纔足覆身，進止常與三衣鉢具，終不捨離，如鳥二翼。不畜根子、莖子、節子、寔子、子子，不畜庫藏若金若銀、飲食廚庫、衣裳服飾，高廣大牀、象牙金牀、雜色編織、悉不坐臥，不畜一切細軟諸席，不坐一切象薦馬薦，不以細軟上妙衣裳用敷牀臥，其止息牀不置二枕，亦不受畜妙好丹枕、安簧木枕。終不觀視象鬥、馬鬥、車鬥、兵鬥、若男、若女、牛羊、鷄雉、鸚鵡等鬥，亦不故往觀視軍陣，亦不故聽吹貝、鼓角、琴瑟箏笛、箜篌歌叫、伎樂之聲，除供養佛。擣蒲圍碁、波羅塞戲、師子象鬥、彈碁六博、拍毬擲石、投壺牽道、八道行成一切戲笑悉不觀作。終不占相，手足面目，不以爪鏡、蓍草、楊枝、鉢盂、髑髏而作卜筮，亦不仰觀虛空星宿，除欲解睡。不作王家往反使命，以此語彼，以彼語此。終不諛諂邪命自活，亦不宣說王臣盜賊鬥爭、飲食國王、饑饉恐怖、豐樂安隱之事。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息世譏嫌戒。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堅持如是遮制之戒，與性重戒等無差別。

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受持如是諸禁戒已，作是願言：『寧以此身投於熾然猛火深坑，終不毀犯過去、未來、現在諸佛所制禁戒，與剎利、婆羅門、居士等女而行不淨。』復次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：『寧以熱鐵周匝纏身，終不敢以破戒之身，而受信心檀越衣服。』復次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：『寧以此口吞熱鐵丸，終不敢以毀戒之口，而食

信心檀越飲食。』復次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：『寧臥此身大熱鐵上，終不敢以破戒之身，受信心檀越牀臥敷具。』復次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：『寧以此身受三百鎗，終不敢以毀戒之身，而受信心檀越醫藥。』復次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：『寧以此身投熱鐵鑊，終不敢以破戒之身，受信心檀越房舍屋宅。』復次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：『寧以鐵椎打碎此身，從頭至足令如微塵，不以破戒之身，受諸剎利、婆羅門、居士恭敬禮拜。』復次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：『寧以熱鐵挑其兩目，不以染心視他好色。』復次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：『寧以鐵椎周徧刺耳，不以染心聽好音聲。』復次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：『寧以利刀割去其鼻，不以染心貪嗅諸香。』復次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：『寧以利刀割裂其舌，不以染心貪著美味。』復次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：『寧以利斧斬斫其身，不以染心貪著諸觸。何以故？以是因緣，能令行者墮於地獄、畜生、餓鬼。』迦葉！是名菩薩摩訶薩護持禁戒。菩薩摩訶薩護持如是諸禁戒已，悉以施與一切眾生。以是因緣，願令眾生護持禁戒，得清淨戒、善戒、不缺戒、不析戒、大乘戒、不退戒、隨順戒、畢竟戒、具足成就波羅蜜戒。

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修持如是清淨戒時，即得住於初不動地。云何名為不動地耶？菩薩住是不動地中，不動、不墮、不

退、不散。善男子！譬如須彌山，隨藍猛風不能令動、墮落退散，菩薩摩訶薩住是地中，亦復如是，不為色聲香味所動，不墮地獄、畜生、餓鬼，不退聲聞、辟支佛地，不為異見邪風所散而作邪命。復次善男子！又不動者，不為貪欲、恚、癡所動，又不墮者，不墮四重；又不退者，不退戒還家；又不散者，不為違逆大乘經者之所散壞。復次，菩薩摩訶薩亦復不為諸煩惱魔之所傾動，不為陰魔所墮，乃至坐於道場菩提樹下，雖有天魔，不能令其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亦復不為死魔所散。善男子！是名菩薩修習聖行。

善男子！云何名為聖行？聖行者，佛及菩薩之所行故，故名聖行。以何等故，名佛菩薩為聖人耶？如是等人有聖法故，常觀諸法性空寂故，以是義故，故名聖人。有聖戒故，故名聖人。有聖定慧故，故名聖人。有七聖財，所謂信、戒、慚、愧、多聞、智慧、捨離故，故名聖人。有七聖覺故，故名聖人。以是義故，復名聖行。

復次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聖行者，觀察是身，從頭至足，其中唯有髮毛、爪齒、不淨垢穢、皮肉筋骨、脾腎心肺、肝膽腸胃、生熟二臟、大小便利、涕唾目淚、肪膏腦膜、骨髓膿血、腦骸諸脈，菩薩如是專念觀時，誰有是我？我為屬誰？住在何處？誰屬於我？復作是念：『骨是我耶？離骨是耶？』菩薩爾時除去皮肉，唯觀白骨，復作是念：『骨色相異，

所謂青黃、白色、鵠色，如是骨相亦復非我，何以故？我者亦非青黃、白色及以鵠色。』菩薩繫心作是觀時，即得斷除一切色欲。復作是念：『如是骨者從因緣生，依因足骨以拄踝骨，依因踝骨以拄躄骨。依因躄骨以拄膝骨，依因膝骨以拄脛骨。依因脛骨以拄臑骨，依因臑骨以拄腰骨，依因腰骨以拄脊骨，依因脊骨以拄肋骨，復因脊骨上拄項骨，依因項骨以拄頷骨，依因頷骨以拄牙齒，上有髑髏，復因項骨以拄肩骨，依因肩骨以拄臂骨，依因臂骨以拄腕骨，依因腕骨以拄掌骨，依因掌骨以拄指骨。』菩薩摩訶薩如是觀時，身所有骨，一切分離，得是觀時即斷三欲：一形貌欲、二姿態欲、三細觸欲。

菩薩摩訶薩觀青骨時，見此大地，東西南北、四維上下悉皆青相；如青色觀，黃白鵠色，亦復如是。菩薩摩訶薩作是觀時，眉間即出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鵠等色光，菩薩於是一一諸光明中見有佛像，見已即問：『如此身者，不淨因緣和合共成，云何而得坐起行住、屈伸俯仰、視瞬喘息、悲泣喜笑？此中無主，誰使之爾？』作是問已，光中諸佛忽然不現。復作是念：『或識是我，故使諸佛不為我說。』復觀此識，次第生滅，猶如流水亦復非我。復作是念：『若識非我，出息入息或能是我。』復作是念：『此出入息，直是風性，而是風性，乃是四大，四大之中何者是我？地性非我，水火風性亦復非我。』復作是念：『此身一切，悉無有我，唯有心風

因緣和合，示現種種所作事業，譬如呪力、幻術所作，亦如箜篌，隨意出聲。是故此身如是不淨，假眾因緣和合共成，當於何處生此貪欲？若彼罵辱，復於何處而生瞋恚？如我此身，三十六物不淨臭穢，何處當有受罵辱者？若聞其罵，即便思惟，以何音聲而見罵耶？一一音聲不能見罵，若一不能，眾多亦爾，以是義故，不應生瞋。若他來打，亦應思惟，如是打者從何而生？』復作是念：『因手刀杖，及以我身，故得名打。我今何緣橫瞋於他？乃是我身，自招此咎，以我受是五陰身故。譬如因的則有箭中，我身亦爾，有身有打。我若不忍心則散亂，心若散亂則失正念，若失正念則不能觀善、不善義，若不能觀善、不善義則行惡法，惡法因緣則墮地獄、畜生、餓鬼。』菩薩爾時作是觀已，得四念處，得四念處已，則得住於堪忍地中。菩薩摩訶薩住是地已，則能堪忍貪欲恚癡，亦能堪忍寒熱飢渴、蚊虻蚤蝨、暴風惡觸、種種疾疫、惡口罵詈、撻打楚撻，身心苦惱一切能忍，是故名為住堪忍地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菩薩未得住不動地，淨持戒時，頗有因緣，得破戒不？」

「善男子！菩薩未得住不動地，有因緣故，可得破戒。」

迦葉言：「唯然世尊！何者是耶？」佛告迦葉：「若有菩薩



知以破戒因緣，則能令人受持愛樂大乘經典，又能令其讀誦通利、書寫經卷、廣為人說，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為如是故，故得破戒。菩薩爾時應作是念：『我寧一劫若減一劫，墮阿鼻地獄受此罪報，要令是人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』迦葉！以是因緣，菩薩摩訶薩得毀淨戒。」

爾時，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有菩薩，攝取護持如是之人，令不退轉菩提之心，為是毀戒；若墮阿鼻地獄無有是處。」

爾時，佛讚文殊師利：「善哉善哉！如汝所說。我念往昔，於此閻浮提作大國王，名曰仙豫，愛念敬重大乘經典，其心純善，無有麤惡、嫉妒、慳吝，口常宣說愛語、善語，身常攝護貧窮、孤獨，布施精進無有休廢。時世無佛、聲聞、緣覺，我於爾時愛樂大乘方等經典，十二年中事婆羅門供給所須。過十二年施安已訖，即作是言：『師等今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』婆羅門言：『大王！菩提之性是無所有，大乘經典亦復如是。大王云何乃欲令人同於虛空？』善男子！我於爾時心重大乘，聞婆羅門誹謗方等，聞已即時斷其命根。善男子！以是因緣，從是已來不墮地獄。善男子！擁護攝持大乘經典，乃有如是無量勢力。」

復次迦葉！又有聖行，所謂四聖諦：苦集滅道。迦葉！苦者

逼迫相，集者能生長相，滅者寂滅相，道者大乘相。復次善男子！苦者現相，集者轉相，滅者除相，道者能除相。復次善男子！苦者有三相：苦苦相、行苦相、壞苦相；集者二十五有；滅者滅二十五有；道者修戒定慧。復次善男子！有漏法者有二種：有因有果；無漏法者亦有二種：有因有果。有漏果者是則名苦，有漏因者則名為集，無漏果者則名為滅，無漏因者則名為道。

復次善男子！八相名苦，所謂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愛別離苦、怨憎會苦、求不得苦、五盛陰苦。能生如是八苦法者，是名為集。無有如是八苦之處，是名為滅。十力、四無所畏、三念處、大悲，是名為道。

善男子！生者出相，所謂五種：一者初出、二者至終、三者增長、四者出胎、五者種類生。何等為老？老有二種：一念念老、二終身老。復有二種：一增長老、二滅壞老，是名為老。云何為病？病謂四大毒蛇，互不調適，亦有二種：一者身病、二者心病。身病有五：一者因水、二者因風、三者因熱、四者雜病、五者客病。客病有四：一者非分彊作、二者忘誤墮落、三者刀杖瓦石、四者鬼魅所著。心病亦有四種：一者踊躍、二者恐怖、三者憂愁、四者愚癡。復次善男子！身心之病凡有三種。何等為三？一者業報、二者不得遠離惡對、三者時節代謝。生如是等因緣名字，受分別病。因緣者

，風等諸病。名字者，心悶肺脹、上氣嗽逆、心驚下痢。受分別者，頭痛、目痛、手足等痛，是名為病。何等為死？死者捨所受身。捨所受身亦有二種：一命盡死、二外緣死。命盡死者亦有三種：一者命盡非是福盡、二者福盡非是命盡、三者福命俱盡。外緣死者亦有三種：一者非分自害死、二者橫為他死、三者俱死。又有三種死：一放逸死、二破戒死、三壞命根死。何等名為放逸死？若有誹謗大乘方等般若波羅蜜，是名放逸死。何等名為破戒死？毀犯去、來、現在諸佛所制禁戒，是名破戒死。何等名為壞命根死？捨五陰身，是名壞命根死。如是名曰死為大苦！

何等名為愛別離苦？所愛之物破壞離散。所愛之物破壞離散，亦有二種：一者人中五陰壞、二者天中五陰壞。如是人天所受五陰，分別校計有無量種，是名愛別離苦。何等名為怨憎會苦？所不愛者而共聚集。所不愛者而共聚集，亦有三種：所謂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。如是三趣分別校計有無量種，如是則名怨憎會苦。何等名為求不得苦？求不得苦亦有二種：一者所希望處求不能得、二者多用功力不得果報，如是則名求不得苦。何等名為五盛陰苦？五盛陰苦者，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愛別離苦、怨憎會苦、求不得苦，是故名為五盛陰苦。

迦葉！生之根本，凡有如是七種之苦，老苦乃至五盛陰苦。

迦葉！夫衰老者非一切有，佛及諸天一向定無，人中不定或有或無。迦葉！三界受身，無不有生，老不必定，是故一切生為根本。迦葉！世間眾生顛倒覆心，貪著生相，厭患老死。菩薩不爾，觀於初生，已見過患。迦葉！如有女人入於他舍，是女端正，顏貌美麗，以好瓔珞莊嚴其身。主人見已即便問言：『汝字何等？繫屬於誰？』女人答言：『我身即是功德大天。』主人問言：『汝所至處為何所作？』女人答言：『我所至處，能與種種金銀、琉璃、頗梨、真珠、珊瑚、琥珀、磲磔、碼碯、象馬車乘、奴婢僕使。』主人聞已，心生歡喜，踴躍無量：『我今福德，故令汝來至我舍宅。』即便燒香散華，供養恭敬禮拜。復於門外更見一女，其形醜陋，衣裳弊壞，多諸垢膩，皮膚皴裂，其色艾白。見已問言：『汝字何等？繫屬於誰？』女人答言：『我字黑暗。』復問：『何故名為黑暗？』女人答言：『我所行處，能令其家所有財寶一切衰耗。』主人聞已，即持利刀，作如是言：『汝若不去，當斷汝命。』女人答言：『汝甚愚癡，無有智慧。』主人問言：『何故名我癡無智慧？』女人答言：『汝家中者，即是我姊，我常與姊進止共俱，汝若驅我，亦當驅彼。』主人還入，問功德天：『外有一女，云是汝妹。實為是不？』功德天言：『實是我妹，我與此妹，行住共俱，未曾相離。隨所住處，我常作好，彼常作惡，我作利益，彼作衰損。若愛我者，亦應愛彼，若見恭敬，亦應敬彼。』主人即言：『若有如是好惡事者，我皆不用，各隨意去。』是時二女

，便共相將還其所止。爾時主人見其還去，心生歡喜踊躍無量。是時二女復共相隨至一貧家，貧人見已心生歡喜，即請之言：『從今已往，願汝二人常住我家。』功德天言：『我等先已為他所驅，汝復何緣俱請我住？』貧人答言：『汝今念我，我以汝故，復當敬彼，是故俱請令住我家。』迦葉！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，不願生天，以生當有老病死故，是以俱棄，曾無受心。凡夫愚人不知老病死等過患，是故貪受生死二法。

復次迦葉！如婆羅門幼稚童子，為飢所逼，見人糞中有菴羅果即便取之。有智見已，訶責之言：『汝婆羅門，種姓清淨，何故取是糞中穢果？』童子聞已，赧然有愧，即答之言：『我實不食，為欲洗淨，還棄捨之。』智者語言：『汝大愚癡，若還棄者，本不應取。』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，於此生分，不受不捨，如彼智者訶責童子。凡夫之人欣生惡死，如彼童子取果還棄。

復次迦葉！譬如有人四衢道頭，器盛滿食，色香味具，而欲賣之。有人遠來飢虛羸乏，見其飯食色香味具，即指問言：『此是何物？』食主答言：『此是上食，色香味具。若食此食，得色得力、能除飢渴、得見諸天；唯有一患，所謂命終。』是人聞已，即作是念：『我今不用色力見天，亦不用死。』即作是言：『食是食已，若命終者，汝今何為於此賣之

？』食主答言：『有智之人，終不肯買。唯有愚人不知是事，多與我價，貪而食之。』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，不願生天，得色得力見於諸天。何以故？以其不免諸苦惱故。凡夫愚癡，隨有生處，皆悉貪愛，以其不見老病死故。

復次迦葉！譬如毒樹，根能殺人，枝幹、莖節、皮葉、華實悉亦能殺。善男子！二十五有受生之處，所受五陰亦復如是，一切能殺。復次迦葉！譬如糞穢，多少俱臭。善男子！生亦如是，設壽八萬下至十歲俱亦受苦。復次迦葉！譬如險岸上有草覆，於彼岸邊多有甘露，若有食者壽命千年，永除諸病安隱快樂。凡夫愚人貪其味故，不知其下有大深坑，即前欲取，不覺腳跌，墮坑而死。智者知已，捨離遠去。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，尚不欲受天上妙食，況復人中？凡夫之人乃於地獄吞噉鐵丸，況復人天，上妙餽饌而能不食？迦葉！以如是譬及餘無量無邊譬喻，當知是生，實為大苦。迦葉！是名菩薩住於大乘大涅槃經，觀於生苦。

迦葉！云何菩薩，於是大乘大涅槃經觀於老苦？老者能為嗽逆上氣，能壞勇力、憶念進持、盛年快樂、憍慢貢高、安隱自恣，能作背僂、懈怠懶惰、為他所輕。迦葉！譬如池水，蓮華滿中，開敷鮮榮，甚可愛樂，值天降雹，悉皆破壞。善男子！老亦如是，悉能破壞盛壯好色。復次迦葉！譬如國王有一智臣，善知兵法，有敵國王拒逆不順，王遣此臣往討伐

之，即便擒獲將來詣王，老亦如是，擒獲壯色將付死王。復次迦葉！譬如折軸無所復用，老亦如是，無所復用。復次迦葉！如大富家多有財寶，金銀、琉璃、珊瑚、琥珀、磲磔、碼碯，有諸怨賊若入其家，即能劫奪悉令空盡，善男子！盛年好色亦復如是，常為老賊之所劫奪。復次迦葉！譬如貧人貪著上膳、細軟衣裳，雖復希望而不能得。善男子！老亦如是，雖有貪心，欲受富樂五欲自恣而不能得。復次迦葉！如陸地龜，心常念水。善男子！人亦如是，既為衰老之所乾枯，心常憶念壯時所受五欲之樂。復次迦葉！猶如秋月所有蓮華，皆為一切之所愛見，及其萎黃人所惡賤，善男子！盛色壯年亦復如是，悉為一切之所愛樂，及其老至眾所惡賤。復次迦葉！譬如甘蔗，既被壓已，滓無復味。壯年盛色亦復如是，既被老壓，無三種味：一出家味、二讀誦味、三坐禪味。復次迦葉！譬如滿月，夜多光明，晝則不爾。善男子！人亦如是，壯則端嚴形貌瓌瑋，老則衰羸形神枯頹。

復次迦葉！譬如有王，常以正法治國理民，真實無曲慈愍好施，時為敵國之所破壞，流離逃迸遠至他土，他土人民見而愍之，咸作是言：『大王往日正法治國，不枉萬姓，如何一旦流離至此？』善男子！人亦如是，既為衰老所壞敗已，常讚壯時所行事業。復次迦葉！譬如燈炷，唯賴膏油，膏油既盡勢不久停，善男子！人亦如是，唯賴壯膏，壯膏既盡，衰老之炷何得久停？復次迦葉！譬如枯河，不能利益人及非人

、飛鳥走獸。善男子！人亦如是，為老所枯，不能利益一切作業。復次迦葉！譬如河岸臨險之樹，若遇暴風必當顛墜。善男子！人亦如是，臨老險岸，死風既至，勢不得住。復次迦葉！如車軸折，不任重載。善男子！老亦如是，不能諮受一切善法。復次迦葉！譬如嬰兒為人所輕。善男子！老亦如是，常為一切之所輕毀。迦葉！以是等譬及餘無量無邊譬喻，當知是老實為大苦。迦葉！是名菩薩修行大乘大涅槃經，觀於老苦。

迦葉！云何菩薩摩訶薩修行大乘大涅槃經，觀於病苦？所謂病者，能壞一切安隱樂事，譬如雷雨傷壞穀苗。復次迦葉！如人有怨，心常憂愁而懷恐怖。善男子！一切眾生亦復如是，常畏病苦心懷憂感。復次迦葉！譬如有人形貌端正，為王夫人欲心所愛，遣信逼呼與共交通，時王收得，挑其一目、截其一耳、斷一手足，是人爾時形容改異，人所惡賤。善男子！人亦如是，先雖端嚴耳目具足，既為病苦所纏逼已，則為眾人之所惡賤。復次迦葉！譬如芭蕉、竹葦及驪，有子則死。善男子！人亦如是，有病則死。復次迦葉！如轉輪王主兵大臣常在前導，王隨後行。亦如魚王、蟻王、螺王、牛王、商主在前行時，如是諸眾，悉皆隨從，無捨離者。善男子！死轉輪王亦復如是，常隨病臣不相捨離，魚、蟻、螺、牛、商主、病王亦復如是，常為死眾之所隨逐。迦葉！病因緣者，所謂苦惱、憂愁悲歎、身心不安，或為怨賊之所逼害，



破壞浮囊，發撤橋梁，亦能劫奪正命根本，復能破壞盛壯好色、力勢安樂，除捨慚愧，能為身心焦熱熾然。以是等譬，及餘無量無邊譬喻，當知病苦是為大苦。迦葉！是名菩薩摩訶薩修行大乘大涅槃經，觀於病苦。

迦葉！云何菩薩修行大乘大涅槃經，觀於死苦？所謂死者，能燒滅故。迦葉！如火災起，能燒一切，唯除二禪，力不至故。迦葉！死火亦爾能燒一切，唯除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，勢不及故。復次迦葉！如水災起，一切漂沒，唯除三禪，力不至故。善男子！死水亦爾，漂沒一切，唯除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。復次迦葉！如風災起，能吹一切悉令散滅，唯除四禪，力不至故。善男子！死風亦爾，悉能吹滅一切所有，唯除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第四禪，以何因緣，風不能吹、水不能漂、火不能燒？」佛告迦葉：「善男子！彼第四禪，內外過患一切無故。善男子！初禪過患，內有覺觀，外有火災。二禪過患，內有歡喜，外有水災。三禪過患，內有喘息，外有風災。善男子！彼第四禪，內外過患一切悉無，是故諸災不能及之。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，安住大乘大般涅槃，內外過患一切皆盡，是故死王不能及之。」

復次善男子！如金翅鳥能瞰能消一切龍魚、金銀等寶，唯除

金剛不能令消。善男子！死金翅鳥亦復如是，能噉能消一切眾生，唯不能消住於大乘大般涅槃菩薩摩訶薩。復次迦葉！譬如河岸所有草木，大水暴長，悉隨漂流入於大海，唯除楊柳，以其軟故。善男子！一切眾生亦復如是，悉皆隨流入於死海，唯除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。復次迦葉！如那羅延，悉能摧伏一切力士，唯除大風。何以故？以無礙故。善男子！死那羅延亦復如是，悉能摧伏一切眾生，唯除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。何以故？以無礙故。復次迦葉！譬如有人於怨憎中，詐現親善，常相追逐，如影隨形，伺求其便而欲殺之；彼怨謹慎，堅牢自備，故使是人不能得殺。善男子！死怨亦爾，常伺眾生而欲殺之，唯不能殺住於大乘大般涅槃菩薩摩訶薩。何以故？以是菩薩不放逸故。復次迦葉！譬如卒降金剛暴雨，悉壞藥木、諸樹山林、土沙瓦石、金銀琉璃一切之物，唯不能壞金剛真寶。善男子！金剛死雨亦復如是，悉能破壞一切眾生，唯除金剛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。復次迦葉！如金翅鳥能噉諸龍，唯不能噉受三歸者。善男子！死金翅鳥亦復如是，能噉一切無量眾生，唯除菩薩住三定者。何謂三定？空無相願。復次迦葉！如摩羅毒蛇，凡有所螫，雖有良呪、上妙好藥，無如之何；唯阿竭多星呪，能令除愈。善男子！死毒所螫亦復如是，一切醫方無如之何，唯除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。復次迦葉！譬如有人為王所瞋，其人若能以軟善語，貢上財寶，便可得脫。善男子！死王不爾，雖以軟語、錢財珍寶，而貢上之，亦不得脫。善男子！夫死者

於險難處無有資糧，去處懸遠，而無伴侶，晝夜常行不知邊際，深邃幽暗無有燈明，入無門戶而有處所，雖無痛處不可療治，往無遮止到不得脫，無所破壞見者愁毒，非是惡色而令人怖，敷在身邊不可覺知。迦葉！以是等譬，及餘無量無邊譬喻，當知是死，真為大苦。迦葉！是名菩薩修行大乘大涅槃經，觀於死苦。

迦葉！云何菩薩住於大乘大涅槃經，觀愛別離苦？愛別離苦，能為一切眾苦根本，如說偈言：

因愛生憂 因愛生畏 若離貪愛 何憂何畏

愛因緣故，則生憂苦，以憂苦故，則令眾生，生於衰老、愛別離苦，所謂命終。善男子！以別離故，能生種種微細諸苦，今當為汝分別顯示。善男子！過去之世人壽無量，時世有王，名曰善住。其王爾時為童子身、太子治事，及登王位，各八萬四千歲。時王頂上生一肉胞，其胞柔軟如兜羅綿，細軟劫貝，漸漸增長不以為患。足滿十月，胞即開剖，生一童子，其形端正奇異少雙，色像分明人中第一，父王歡喜，字曰頂生。時善住王，即以國事委付頂生，棄捨宮殿、妻子、眷屬入山學道，滿八萬四千歲。爾時頂生於十五日，處在高樓沐浴受齋，即於東方有金輪寶，其輪千輻，轂輞具足，不由工匠自然成就，而來應之。頂生大王即作是念：『我昔曾聞五通仙說，若剎利王於十五日，處在高樓沐浴受齋，若有

金輪千輻不減，轂輞具足，不由工匠自然成就而來應者，當知是王，即當得作轉輪聖帝。』復作是念：『我今當試。』即以左手擎此輪寶，右執香爐，右膝著地而發誓言：『是金輪寶若實不虛，應如過去轉輪聖王所行道法。』作是誓已，是金輪寶飛昇虛空徧十方已，還來住在頂生左手。爾時頂生心生歡喜，踊躍無量，復作是言：『我今定作轉輪聖王。』其後不久復有象寶，狀貌端嚴，如白蓮華，七支拄地。頂生見已復作是念：『我昔曾聞五通仙說，若轉輪王於十五日，處在高樓沐浴受齋，若有象寶，狀貌端嚴，如白蓮華，七支拄地而來應者，當知是王即是聖帝。』復作是念：『我今當試。』即擊香爐，右膝著地而發誓言：『是白象寶，若實不虛，應如過去轉輪聖王所行道法。』作是誓已，是白象寶，從旦至夕周徧八方，盡大海際，還住本處。爾時頂生心大歡喜，踊躍無量，復作是言：『我今定是轉輪聖王。』其後不久次有馬寶，其色紺豔，髦尾金色。頂生見已復作是念：『我昔曾聞五通仙說，若轉輪王於十五日，處在高樓沐浴受齋，若有馬寶，其色紺豔，髦尾金色而來應者，當知是王即是聖帝。』復作是念：『我今當試。』即執香爐右膝著地而發誓言：『是紺馬寶，若實不虛，應如過去轉輪聖王所行道法。』作是誓已，是紺馬寶，從旦至夕周徧八方盡大海際，還住本處。爾時頂生心大歡喜，踊躍無量，復作是言：『我今定是轉輪聖王。』其後不久復有女寶，形容端正，微妙第一，不長不短不白不黑，身諸毛孔出栴檀香，口氣香潔如青蓮

華，其目遠視見一由旬，耳聞鼻嗅亦復如是，其舌廣大，出能覆面，形色細薄，如赤銅鑠，心識聰哲有大智慧，於諸眾生常有軟語。是女以手觸王衣時，即知王身安樂病患，亦知王心所緣之處。爾時頂生復作是念：『若有女人能知王心，即是女寶。』其後不久於王宮內，自然而有寶摩尼珠，純青瑠璃，大如車轂，能於暗中照一由旬，若天降雨，滂如車軸，是珠勢力能作大蓋，覆一由旬，遮此大雨，不令下過。爾時頂生復作是念：『若轉輪王得是寶珠，必是聖帝。』其後不久有主藏臣自然而出，多饒財寶，巨富無量，庫藏盈溢，無所乏少，報得眼根，力能徹見一切地中所有伏藏，隨王所念，皆能辦之，爾時頂生復欲試之，即共乘船入於大海，告藏臣言：『我今欲得珍異之寶。』藏臣聞已，即以兩手撓大海水，時十指頭出十寶藏，以奉聖王而白王言：『大王所須，隨意用之，其餘在者，當投大海。』爾時頂生，心大歡喜踊躍無量，復作念言：『我今定是轉輪聖王。』其後不久，有主兵臣自然而出，勇健猛略，策謀第一，善知四兵，若任鬥者則現聖王，若不任者，退不令現，未摧伏者能令摧伏，已摧伏者力能守護，爾時頂生復作是念：『若轉輪王得是兵寶，當知定是轉輪聖王。』

爾時頂生轉輪聖帝，告諸大臣：『汝等當知此閻浮提，安隱豐樂。我今已有七寶成就，千子具足，更何所為？』諸臣答言：『唯然大王！東弗婆提，猶未歸德，王今應往。』爾時

聖王即與七寶一切營從，飛空而往東弗婆提，彼土人民歡喜歸化。復告大臣：『我閻浮提及弗婆提，安隱豐樂，人民熾盛，悉來歸化，七寶成就，千子具足，復何所為？』諸臣答言：『唯然大王！西瞿陀尼猶未歸德。』爾時聖王復與七寶一切營從，飛空而往西瞿陀尼。王既至彼，彼土人民亦復歸伏。復告大臣：『我閻浮提及弗婆提、此瞿陀尼，安隱豐樂，人民熾盛，咸已歸化，七寶成就千子具足，復何所為？』諸臣答言：『唯然大王！北鬱單越猶未歸化。』爾時聖王復與七寶一切營從，飛空而往北鬱單越。王既至彼，彼土人民歡喜歸德。復告大臣：『我四天下安隱豐樂，人民熾盛咸已歸德，七寶成就千子具足，更何所為？』諸臣答言：『唯然聖王！三十三天壽命極長，安隱快樂，彼天身形端嚴無比，所居宮殿、牀榻、臥具悉是七寶，自恃天福未來歸化，今應往討，令其摧伏。』爾時聖王復與七寶一切營從，飛騰虛空上忉利天。見有一樹，其色青綠，聖王見已即問大臣：『此是何色？』大臣答言：『此是波利質多羅樹，忉利諸天，夏三月時，常於其下娛樂受樂。』又見白色猶如白雲，復問大臣：『彼是何色？』大臣答言：『是善法堂，忉利諸天，常集其中，論人天事。』於是天主釋提桓因，知頂生王已來在外，即出迎逆。見已執手，昇善法堂，分座而坐。彼時二王形容相貌，等無差別，唯有視眴為別異耳。是時聖王即生念言：『我今寧可退彼王位，即住其中為天王不？』善男子！爾時帝釋受持讀誦大乘經典，開示分別為他演說，唯於深義

未盡通達，以是讀誦、受持分別、為他廣說因緣力故，有大威德。善男子！是頂生於此帝釋生惡心已，即便墮落，還闍浮提，與所愛念人天離別，生大苦惱，復遇惡病，即便命終。爾時帝釋，迦葉佛是。轉輪聖王，則我身是。善男子！當知如是愛別離者，極為大苦。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尚憶過去如是等輩愛別離苦，何況菩薩住於大乘大涅槃經，而當不觀現在之世愛別離苦？

善男子！云何菩薩修行大乘大涅槃經，觀怨憎會苦？善男子！是菩薩摩訶薩觀於地獄、畜生、餓鬼、人中、天上，皆有如是怨憎會苦。譬如人觀牢獄、繫閉、枷鎖、杻械以為大苦。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，觀於五道一切受生，悉是怨憎會大苦。復次善男子！譬如有人，常畏怨家、枷鎖、杻械，遠離父母、妻子、眷屬、珍寶產業，而遠逃避。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，畏怖生死，具足修行六波羅蜜，入於涅槃。迦葉！是名菩薩修行大乘大般涅槃，觀怨憎會苦。

善男子！云何菩薩修行大乘大般涅槃，觀求不得苦？求者一切盡求。盡求者有二種：一求善法、二求不善法。善法未得苦，惡法未離苦。是為略說五盛陰苦。迦葉！是名苦諦。」

爾時，迦葉菩薩摩訶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佛所說，五盛陰苦，是義不然。何以故？如佛往昔告釋摩男：『若色苦者，

一切眾生不應求色，若有求者，則不名苦。』如佛告諸比丘：『有三種受：苦受、樂受、不苦不樂受。』如佛先為諸比丘說：『若有人能修行善法，則得受樂。』又如佛說：『於善道中六觸受樂，眼見好色是則為樂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思好法，亦復如是。』如佛說偈：

持戒則為樂	身不受眾苦	睡眠得安隱	寤則心歡喜
若受衣食時	誦習而經行	獨處於山林	如是為最樂
若能於眾生	晝夜常修慈	因是得常樂	以不惱他故
少欲知足樂	多聞分別樂	無著阿羅漢	亦名為受樂
菩薩摩訶薩	畢竟到彼岸	所作眾事辦	是名為最樂

世尊！如諸經中所說樂相，其義如是。如佛今說，云何當與此義相應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善哉善哉！善男子！善能諮問如來是義。善男子！一切眾生於下苦中，橫生樂想。是故我今所說苦相，與本不異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如佛所說，於下苦中生樂想者，下生、下老、下病、下死、下愛別離、下求不得、下怨憎會、下五盛陰，如是等苦亦應有樂。世尊！下生者，所謂三惡趣。中生者，所謂人中。上生者，所謂天上。若復有人作如是問：『若於下樂生於苦想、於中樂中生無苦樂想、於上樂中生於



樂想。』當云何答？世尊！若下苦中生樂想者，未見有人當受千罰，初一下時已生樂想，若不生者，云何說言於下苦中而生樂想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說。以是義故，無有樂想。何以故？猶如彼人當受千罰，受一下已即得脫者，是人爾時便生樂想。是故當知於無樂中，妄生樂想。」

迦葉言：「世尊！彼人不以一下生於樂想，以得脫故而生樂想。」

「迦葉！是故我昔為釋摩男說，五陰中樂實不虛也。迦葉！有三受三苦。三受者，所謂樂受、苦受、不苦不樂受。三苦者，所謂苦苦、行苦、壞苦。善男子！苦受者名為三苦，所謂苦苦、行苦、壞苦。餘二受者，所謂行苦、壞苦。善男子！以是因緣，生死之中實有樂受。菩薩摩訶薩以苦樂性不相捨離，是故說言一切皆苦。善男子！生死之中實無有樂，但諸佛菩薩隨順世間說言有樂。」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諸佛菩薩若隨俗說，是虛妄否？如佛所說，修行善者則受樂報，持戒安樂身不受苦，乃至眾事已辦，是為最樂，如是等經，所說樂受，是虛妄不？若是虛妄，諸佛世尊，久於無量百千萬億阿僧祇劫修菩提道，已

離妄語，今作是說其義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如上所說諸受樂偈，即是菩提道之根本，亦能長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以是義故，先於經中說是樂相。善男子！譬如世間，所須資生能為樂因，故名為樂。所謂女色、耽湏飲酒、上饌甘味、渴時得水、寒時遇火、衣服瓔珞、象馬車乘、奴婢僮僕、金銀、瑠璃、珊瑚、真珠、倉庫穀米，如是等物世間所須，能為樂因，是名為樂。善男子！如是等物亦能生苦，因於女人生男子苦，憂愁悲泣乃至斷命。因酒甘味乃至倉穀，亦能令人生大憂惱。以是義故，一切皆苦，無有樂相。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於是八苦，解苦、無苦。善男子！一切聲聞、辟支佛等，不知樂因，為如是人，於下苦中說有樂相。唯有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，乃能知是苦因、樂因。」

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一

離婆離婆帝 求訶求訶帝 陀羅尼帝 尼訶囉帝  
毗黎你帝 摩訶伽帝 真陵乾帝 娑婆訶（七遍）

南無喝囉怛那 哆囉夜耶 佉囉佉囉  
俱住俱住 摩囉摩囉 虎囉 吽 賀賀  
蘇怛拏 吽 潑抹拏 娑婆訶（三遍）

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聖恩 下濟六凡苦  
所有法界眾 悉修菩提行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